

空中网 kong.net 知音吧

美人心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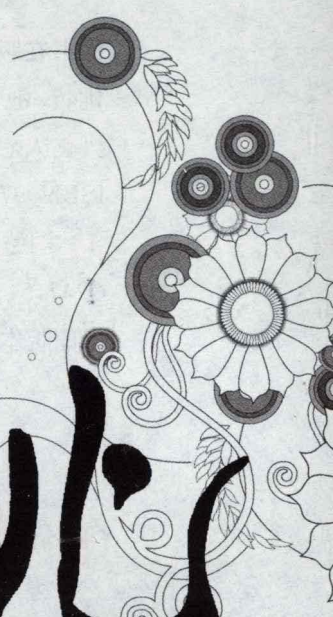
桃 妆

全

池灵筠 著

【TAOZHUANG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桃妆

全

池灵筠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桃妆/池灵筠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0. 7

(美人心计)

ISBN 978-7-201-06624-0

I. ①桃… II. ①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07392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邮箱: tjrmcbs@126.com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

字数: 220千字 定价: 23.80元



目录 Contents

前缘/1

第一章 玉簟凉/4

第二章 斗婵娟/50

第三章 惜余欢/102

第四章 忍泪吟/139

第五章 误佳期/180

第六章 乱芳华/213

第七章 定风波/255

尾声/297



前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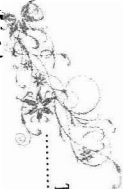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一只桃花妖，千年前拜在白娘子座下修行，白娘子报恩嫁给许仙的故事流传了好几个版本，本本感人泪下。其实许仙是个负心人，世人却当他们有个美好的结局。看着白娘子的三千白发，我就明白人妖殊途。

决定嫁给秦朗坤时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重蹈白娘子的覆辙，但是为了飞仙，我没办法。不知许仙最初是不是爱着白娘子的，但我心中明白，我的恩人心有所属，从未对我动过分毫的心思。他心爱的沈云璐进了皇宫，当了妃子。从此萧郎是路人。

大婚当日，我静静坐在纹饰细密的铜镜前，打量镜中的自己，面施浓妆，云髻高耸，凤冠霞帔，明艳照人。不是不美的，并没有半分输给沈云璐，但是我知道，他一心爱着、等着、期盼着的始终只有她。

吉时到，我被喜娘领着一步步走出院子，走向前堂。外面的乐声热闹喜庆，却没有欢声笑语，大概没有人会祝福我。

脚下就是门槛，迈过去我便是秦家人了。就在抬脚的一刹那，伴着人群中的咋呼和尖叫，突如其来一阵疾风将我卷上天空。直到落在云端，闻到身边熟悉的檀香味，才猛地反应过



来，我被一个和尚抢亲了！

我扯下盖头看去，一袭月白僧衣和风鼓荡，他那双修长的眉蹙作一团，静邃的眸子中居然是一派我看不分明的情绪。

我瞪着他惊呼：“罗净大师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他双目一瞪：“阻止你胡闹！”

“我们的婚期早已定下，你若要阻止为何不早些阻止？！我要回去，拜堂不能误了吉时！”

“此等终身大事岂可儿戏？！你这样一声不吭地嫁人了，为何事先没和我说？”

我不禁觉得好笑：“你是个和尚，跟你说做什么？”

“我方从外地云游回来，便得知此事。”他强扭住我的胳膊，“小桃花，你不能嫁给秦朗坤！”

“那我应该嫁给谁？大师你吗？”我嗤笑一声，趁他失神时急忙飞走，冲他回眸一笑，俏皮的眨眨眼，“大师，你要保佑我幸福哦！”

洞房花烛夜，丫鬟秀秀嗫声来告诉我，秦朗坤醉倒了，不省人事。

我自斟了一杯酒浅浅抿着，我嫁的那个人，肯定没醉，而是清醒地在抗拒，大概他心里永远也不会承认我这个妻子。认命了，这是我的劫难。嫁给他，被他所伤，应了这场劫难，我便可飞仙，如此一想，心里又略宽慰些。

门窗吱嘎作响，像是夜风作祟，可我听出了端倪，嘴里还未喊出声，罗净已经跃然眼前。

我茫然地看了他一眼，如果说人妖殊途，那么妖精和僧人则当是势不两立了，然而这个人，明明是要来收我的，却一而再、



再而三地帮我，救我，连此刻都不忘来看我落魄。

我手支着下巴，絮絮叨叨跟罗净讲起了以前的事情，直到自己累了，才朝罗净傻呵呵笑问：“你明明有家人，有六个姐姐，还有桃七酿……却出家当和尚！为什么？你那么小，怎么会想当和尚？”

“我开了天眼，应当物尽所用，造福苍生。”

我笑嘻嘻地盯着他的眉间：“再让我见识见识天眼，上次真的没看清。”

说着，我探手朝他眼睛上抚去，手刚触到那双眼睛，眼前竟忽然看到了一些凌乱的画面：

一枚仙界的蟠桃从天而降，穿过云层，跌落在深谷中。一个醉酒的少年恰好拾得它，吃净这枚仙果后，将果核埋入土中，并以酒为水浇灌它。本是随手之举，不料，那果核竟于他转身之际发芽。

数年后，桃花初长成，一名落魄儒士惊羡于它的美丽，便在树干上刻下一句：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！从此结庐于桃花树下，寄情山水，陪着这株寂寞桃花逍遥度日。

桃花芳华无限时，一双爱侣从树下经过，少年轻吟树上镌刻的诗句，并折了枝桃花送给心上人。就在他吟诗折花的刹那，桃花的元神被惊醒了。她第一眼看到的，便是那个少年。

苏醒的桃花元神化为一股清气，拜在白娘子座下修行……

半醉半醒的我一惊，那桃花不正是我么？罗净却不容我细看细想，拿开我的手，封住了我的睡穴。

沉沉睡去前，我依稀听见有人在耳边说：“你的劫，从未来过，亦不会来了。”

一切恍然若梦，或许百年之后我还记得，我的洞房花烛夜，是和一名僧人寂寞度过。



第一章 玉簟凉

1

寒霜降，众多花草都谢了芳华，唯有菊花傲然怒放。在我悉心照料下，满院菊花飘香，金灿灿的，为秋日的平凡小院点缀了一抹色彩。院里还搭了一顶小棚架，为娇弱的花儿遮风避寒。

在棚里转悠着，听见秦夫人远远唤我：“于归，外面冷，进来等罢。”

一转身，恰好见秦朗坤迈进院子，我迎了上去，笑容满面：“回来了，正好开饭。”

他轻轻应了声，照旧不冷不热与我说：“说过很多次了，别在外面等我，现在天冷了。”

“嗯。”我低下头，随着他进去。

“娘，吃饭了。”我将盛好的饭递给秦夫人，又递了一碗给秦朗坤，“公子，吃饭。”

“于归，快坐下吧。”秦夫人微笑望着我们俩，“你们都成亲多久了，还这么客气。”

垂目笑笑，不是我想客气，他拒绝了相公这个称呼，我只有唤他作公子。

“于归，今日有你最爱吃的红烧鱼。”秦夫人用胳膊肘撞了



下秦朗坤，秦朗坤大概从来不逆她的意，便替我夹了一块鱼，默不作声。

热气腾腾，米饭和红烧鱼的香气交杂在一起，很诱人，我却吃不下。

除了秦夫人的屋子，便数我的屋子朝向最佳，冬暖夏凉。

推开窗，发现墙角下种的那株梅花生机勃勃，再过两月便能开花了。若秦夫人看见昔日的白梅，应当会回忆她的相公吧。而我呢，几十年之后，我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东西。

拖出尘封的几只大箱子，除了那件奢华的嫁衣和凤冠单独放置在一个小箱子里当宝贝，其他东西好似也不值得留。随意在床沿坐下，摸到冰凉的竹席，才想起来时至深秋，要换上褥子了。

秦夫人缓缓走进屋，紧张问：“于归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”

乍一看我这架势，还真有卷铺盖走人的意思。我扑哧一声笑了：“娘，我想变卖一些东西，看这些嫁妆，还是挺值钱的。”

“变卖？你需要用钱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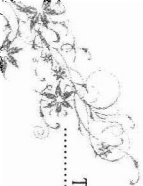
“再过两个月就到年关了，我想请人来将家里修葺一番，新年就该有新年的样子呀！”

秦夫人幽幽叹了口气：“于归，你嫁入我们秦家，真是委屈你了。”

我扶着她在圆凳坐下，倒了杯半热的茶：“娘，我觉得是福分。”

“阿坤还在怪我自作主张把你娶进门，可是你为了他，名节丧尽，不这样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孩子一直死心眼，于归，给他些时间，或许过一两年的，他就想通了。”

“于归明白，公子是有气节的人，不喜欢的事绝不会妥协。”



她笑盈盈握住我的手，美目含了一泓秋水般动人：“自从你们这喜事一办，我身子比从前好多了，精神也好，若你们快快给我生个孙子，说不准啊我就痊愈了。”

“娘会长命百岁的！”我笑嘻嘻将头靠在她肩上，豁然想到其实我会有值得回忆的东西，我不是孤单的，我有娘了，她便是我情感的依靠。

冬至那日，玉临王到访，太多时日没见，他竟然长高了不少。还是那么一本正经的老成模样，说话有板有眼，转眼却像个小孩恋恋不舍在院子里看花。我就在他身边站着，比他高不了多少了，笑道：“不过半年未见，却以为隔了两年。”

他侧目打量我一番，又回头去看花，语速缓慢地说：“你也变了，乍一看都认不出来。原来嫁人之后有这么大的变化。”

“是吗，哪里变了？”

“你穿这样的衣服很好看。”他含笑看着我，“发髻也梳得好看。”

“王爷，这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。”

“总之，本王说好看便好看。”他还长了几分霸道。

饭桌上，摆了几盘饺子和一些小菜。饺子是我亲自做的，这些日子闲来无聊，跟秦夫人学做了许多好吃的东西。虽然她是大家闺秀出身，却过惯了清贫的日子，一双巧手更是令人惊叹。

忽然瞥见秦朗坤朝我使眼色，想起他交代的事情，喝了口茶，忙向玉临王探听沈云珞的近况。

玉临王恍然道：“我早就该告诉你，沈云珞在太医院照料下复明了，而且吴千雁滑胎一案有了结果。沈云珞的千手观音像又



得到了太后的赏识，太后对她称赞不已，皇上也欢喜，过几日她会被册封为昭仪。”

冷不丁想起吴千雁，一惊：“那案子有结果了，究竟是谁害的？”

玉临王侧头看秦朗坤：“秦大人应当知晓吧？”

“只是略有耳闻，听说是淑妃身边的宫女。”

“藺家大祸临头了。”玉临王沉声说，“岁末查账，吏部惩治了几名官员，牵扯出一件大案。不过宫闱丑事加上牵连甚广，因此暂时秘密处置。”

秦朗坤答：“我也只听闻工部查了几名贪官下来，难道其中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？”

玉临王压低声说：“年年进贡给后宫的脂粉，当中混杂了一种药物，使女子不孕。所以这么多年，后宫之中没有子嗣诞下。”

“啊！”我惊呼出声，随即又捂住嘴，惶惶望着玉临王。秦朗坤瞥了我一眼，示意我别出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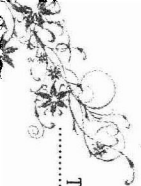
玉临王接着说：“当然是官员收了人家的好处，才用这贡品的。接着查下去，大理寺悄悄关押了一批人，严加拷问，得知那家胭脂作坊的老板竟然是藺家的一名远亲，叫藺丞相作舅姥爷。”

“难道是藺家？”秦朗坤语气惊诧之外，好似还夹杂了一丝喜悦。

“皇上对藺家本来就有所忌惮，这样一来彻底失去信任，但藺家的关系盘根错节，不宜妄动，只好暗中削藺家的权。此消彼长之下，国丈府和长庆王的势力又嚣张了。”

我着急问：“这与吴千雁的案子有何关系？”

“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既然藺家敢在脂粉里动手脚，皇上当然也会怀疑谋害龙胎的事与藺家有关，抓了藺淑妃身边所有的人审



问，终于有侍婢承认是淑妃授意她在汤里下药。外界传闻蔺淑妃病重，其实是皇上已将蔺淑妃软禁。”

我听得脑子里一片混乱，喏喏道：“最近发生这么多事。”

秦朗坤狐疑地问：“蔺家权势滔天，蔺淑妃又有皇长子，极受皇上宠爱，即便有了其他的皇子，皇上也是要立长子为储君的。蔺家实在没必要赶尽杀绝吧？”

“事情不会这么快完结，且看最后谁才是最大的赢家。”玉临王似乎胸有成竹，笑得沉稳，“秦大人，你的机会也快要来了。开春之后，太子满三岁，该上翰林院受教，太傅必选吕阁老无疑。吕阁老一向赏识你的才华，加上我的举荐，少傅之选应当没问题。”

“微臣多谢王爷抬爱。”

我没头没脑问了句：“是要升官了吗？”

玉临王和秦朗坤同时目露无奈地看着我。

秦夫人不禁掩面而笑，对玉临王说：“我这儿媳就是这样，王爷莫见怪。”

“唉……还以为你变了，原来本性难移。”

我皱了皱眉头，什么意思嘛？撅着嘴不管他们，继续吃饺子。

坐在镜台前仔仔细细端详自己，原来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。青丝绾起，玉钗斜插，神情淡雅，体态端庄。猛地朝镜子做个鬼脸，若不是为了秦夫人，才不要学什么三从四德。

轻轻的叩门声响起，我扭过头去看门外朦胧的轮廓，好奇地问：“谁呢？”

“是我。”秦朗坤的声音，他从未来过我的屋子，这突如其来的到访，令我好半天才回过神。前去开了门，他站在门前，一



半在月光下，一半在烛光里。我请他进去，他有些拘谨推辞道，“不必了，我只想跟你说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于归，我对不住你，你为我付出了太多，可是今生，我们只能做名义上的夫妻。”

今生？他一句话就与我划清了一世的界线。难道我要熬一辈子吗？待到白首之时，过完凄冷的一生才能成仙？我靠在门框，脉脉看着他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我想你也是明白的。”他觉得理所当然，因为我是沈云珞的丫鬟。

我很贤淑地笑了，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听，算是从夫了吧。凡人给女子定下的那些规矩，真是可笑至极。

“但我绝不会亏待你，你是秦家的女主人，永远。”

我看着他眼中淡淡的忧伤，点头微笑。这算是一个承诺吧，即便他心里没我，也不会抛弃我。至少，我有一个安身之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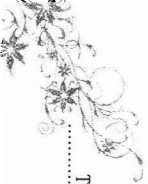
“修葺家宅的银两，你都记下账，日后我定当连本带利还给你。”他清瘦的身子在寒风中肃立，说话一直都这样认真，从没有半句玩笑。我当然信他，更相信他这样自负的人哪里肯花女人的钱。

秦朗坤转身离去，我冲他的背影朗声喊道：“希望公子能顺利当上太子少傅，一展才华！”

他顿了顿，回头朝我温柔一笑。

他笑起来原是这么好看。

腊月十五，陪秦夫人去相国寺敬香。她的身子真是一天天好起来了，秦朗坤甚觉欣慰，时不时感谢我为他照顾娘亲。一连走了很长的路，到了相国寺门前的庙会，人来人往，香客纷纭。



我挽住她问：“娘累了吗，要不要歇会？”

“不用，今日真是热闹啊！我们慢慢逛着。”

周边捏泥人的小摊又吸引了我的目光，忍不住挽着秦夫人多看了会儿。熙熙攘攘中，秦夫人忽然被人撞了一下，险些摔倒，我忙扶住她。身后有人连连道歉，我回头瞪了一眼，却意外发现那人却是雪姣。

她见到我，也是一愣：“于归，这位是……”

“是我翁姑。”

“哦，是秦夫人！真是抱歉，我这心急，又恍恍惚惚的……”

“不碍事。”秦夫人和煦笑道。

“娘，这位是逍遥王的三夫人。”我轻声细语介绍了，又问雪姣，“夫人这么着急，怎么了？”

“唉……”雪姣面露愁容，“京墨生了怪病，神志迷糊不清，要么就昏睡，请太医看了好几回，还是束手无策。王爷和听妃都好几日吃不下睡不着了。结果紫薇好好的也病倒了，和京墨一样的病症。也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我便想来祈福。”

秦夫人颌首道：“祈福好。我经常来敬香，现在，身子比去年好多了。”

“我这几年深居简出，甚少出门。”雪姣神情焦虑，愁眉不展，“也不知这样能不能帮到忙……”

我劝慰道：“放心吧，夫人，相国寺的菩萨很灵验的！”

我们三人一同进寺，路上迟疑了好几次，旁敲侧击地问：“王爷一定很担心孩子，如今回府里住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若不是孩子生病……也不知醉月楼有什么好的，王爷住下便不愿走了，隔几日才回府一次。两个孩子惦记他，或者



这病就是惦记出来的。”

不敢再言语，或许他的心病还未好，皆是由我而起。

趁秦夫人虔诚敬香时，我借口要方便，溜去向小沙弥打听罗净在何处，然后一路小跑寻去，发髻险些松落。等到他面前，已经上气不接下气，抱怨道：“都、都怪你……我现在……一点法力没有，干什么都不方便！”

“你来找我，就为说这个？”他修长的眉一挑，面露不屑。

“啊……不是。”我扶着栏杆，歇会气，慢慢说，“听说王爷的两个孩子相继得了怪病，神智不清，还爱昏睡，太医都束手无策。我听着像是中邪了，大师，你要去看看吗？”

他凝神掐算一阵道：“的确有诡异，今夜子时去看看。”

“子时？”我玩心顿起，眨巴着眼睛问，“我能一起去吗？”

“半夜跑出门，那可是不守妇道。”

“可我跑出门是跟一个和尚一起，又能干什么坏事？”我说完这句话，觉得有些不妥，再看罗净的神色，“咯咯”笑了起来，前俯后仰。

他这回没生气，依旧清冷地看着我，问：“在秦家过得可好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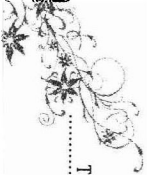
“很好。”我不知道自己笑容僵住的样子会有多难看。只见罗净眼睛一眯，吐了两个字：“撒谎。”

2

我扭头望向远处，不说话了。寒风刺骨，远山萧瑟。

冬季很难熬，被衾冰冷，我睡上一整夜也暖不过来。还记得凌湘说，最好的办法，是找一个暖被窝的人。我低声喃喃道：

“为什么我会觉得冷？”伸手摸了摸罗净的衣袖，“大师，你是



如何御寒的？”

他眼色微动，轻声说：“你现在没了法术护身，当然觉得冷。不过应劫之道，在于忍耐。修行是多生多劫的事，不用觉得自己委屈，你应该想，这样的日子已经很好了，这便是修行之人该有的境界。”

“我觉得现在的日子很好了。”我认真看着他回答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就是有点冷。”

他轻笑一声，眼睛眯起：“在山谷的时候，你觉得寂寞。现在，你觉得冷。即便你成仙了，还是会有不如意。其实一切在于你的心，你的心是暖的，天地便是暖的。”

这些道理总是说来容易，却有几人能做到。我冲他抿唇一笑，“我得走了，大师，记得晚上带我去。”

我刚走出几步，忽闻罗净笑问：“你是想去看逍遥王吗？”

我瞪他一眼，这和尚真是越来越俗气。歪着脑袋想了会儿，回答他：“一切要看大师心里如何想的，你觉得是就是，你觉得不是就不是。”

他双手合十念了句阿弥陀佛：“你还是有悟性的。”

那当然，没悟性我能修炼这么多年吗？

出了相国寺，在门前买了许多泥人。寒冬腊月，那些捏泥人的老人穿着破旧的夹袄，唇上都裂了口子，双手在冰冷刺骨的水里捣来捣去。也不知他们是否有儿女，儿女是否孝顺。相较之下，我们这样的日子真的很好了。

“于归，家里都很多泥人了，为何每次来这都买？”

“娘……”我将一包袱泥人拎起来掂了掂，“你看，这么多泥人，才一钱银子。他们都上了年岁，该颐养天年才是，可每日守在相国寺门前卖几个泥人，日子想必过得很艰难。”



秦夫人叹了口气：“过得艰难的又何止他们？虽然现在太平盛世，可贫穷和疾病随时存在，不会消亡。”

“为何不能像书中所说，天下大同？”

“那是圣人的理想吧，若人人都是圣人，天下便大同了。”

半夜里下起了雪，北风呼啸，卷得雪花乱舞，落得到处都是。

我哆哆嗦嗦倚着罗净蹲在屋顶上，上下唇齿一直在打架。真是自己找罪受，非要跟来做什么？好怀念屋里的炭火，不由又靠他紧了些。

屋里的下人都出去了，只剩华容添一人守在床边。罗净施法令他昏睡，然后带着我从屋顶跃下。

外面风雪肆虐，里面却安静而温暖。烛火跳跃了一下，随即安定下来，款款燃烧。

我喜欢这样的画面，父亲守在孩子身边，疲倦地睡着了。轻轻走过去，弯腰拾起毯子给华容添披上，半年不见，他风华依旧，只是眉间皱起的沟壑很深。宽大的床上，京墨和紫薇并排躺着，看上去脸色无恙，只是隐隐带了些阴气。

罗净查看过之后，笃定道：“是那只鬼在孩子身上用过邪法，加之日日相处，难免沾染阴邪之气。”

“好办吗？”

“好办，先将王爷移开。”

我试着去搬华容添，谁知没有法力连个人都搬不动了。罗净和我一起，才将他抬到窗边一张罗汉床上。

罗净嘱咐我：“一定要看着门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打扰。”接着便在床前盘膝坐下，左手一挥，一道如水晶般的屏障将他们包围了起来，他掌中佛光闪耀，那水晶上便流淌着蛇紫嫣红的光芒。